#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九十六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八百八十二 經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九十六

庶人之孝

愛親

左傳趙宣子（盾）田於首山舍于翳桑（桑之多陰翳者）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寘之橐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晉靈公伏甲攻盾）倒戟以

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宣公二年

臣按輒本晉人三年於外至是而歸矣已近其家而病不能行也食之舍半其念母豈不勤哉寘橐之賜母子俱感是以有倒戟之報也

史記刺客列傳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為事嚴仲子與韓相俠累有隙求人可以報俠累者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于屠者之間嚴

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暢當作觴聶政母前酒酣
嚴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為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固
謝嚴仲子嚴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
客遊以為屠狗可以旦夕得甘毳以養親親供養備不
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為聶政言曰臣有仇而
行遊諸侯衆矣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用為
夫人粗糲之費得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望耶聶
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

母在政未敢以身許人也久之聶政母死既以葬除服聶政曰嗟乎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為知已用乃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杖劒至韓刺殺俠累

臣按刺客至抗暴也尚知愛其母合于禮之所謂父母存不許友以死者也

鍾離意遷堂邑令縣人防廣為父報讎繫獄其母病死廣哭泣不食意憐傷之乃聽廣歸家使得殯殮丞掾皆爭意曰罪自我歸義不累下遂遣之廣斂母訖果還入

獄意密以狀聞廣竟得以減死論

臣按防廣之孝賴意以全在意則為錫類在廣則至愛結心矣

晉王談父為鄰人竇度所殺談陰有復讐志而懼為度所疑寸刃不畜日夜伺度未得至年十八乃密市利鍤陽若耕鉏者度常乘船出入經一橋下談伺度行還伏草中度既過談于橋上以鍤斬之應手而死太守孔巖義其孝勇列上宥之

吴逵吴興人也經荒飢疾疫合門死者十有三人逵時亦病篤其喪皆鄰里以葦畚而埋之逵夫婦既存家極貧窮冬無衣被晝則傭賃夜燒磚甓晝夜在山未嘗休止遇毒蛇猛獸輒為之下道期年成七墓十三棺時有賻贈一無所受太守張崇義之以羔雁之禮禮焉卒於家

夏統幼孤貧養親以孝聞睦于兄弟每採梠求食星行夜歸或至海邊拘螊蟣以資養

吳猛少有孝行夏日常手不驅蚊懼其去已而噬親也

南史劉瑜七歲喪父事母至孝年五十二喪母三年不進鹽酪號泣晝夜不絕聲勤身力以營葬事服除二十餘年布衣蔬食言輙流涕常居墓側未嘗暫違

陳遺少為郡吏母好食鐺底飯遺在役恒帶一囊每煮食輙錄其焦以遺母後孫恩亂聚得數升恒帶自隨以此得活母晝夜泣涕目為失明耳無所聞遺還入戶再拜號咽母豁然即明

張楚母病命在屬纊祈禱苦至燒指自誓精誠感悟疾時得愈

邱傑十四遭喪以熟菜有味不嘗于口歲餘忽夢見母曰死止是分別耳何事乃爾荼苦汝噉生菜遇蝦蟇毒靈牀前有藥三丸可取服之傑驚起果得甌甌中有藥服之下科斗子數升邱氏世寶此甌

王彭家貧力弱無以營葬兄弟二人晝則傭力夜則號感鄉里並哀之乃各出夫力助作塼塼須水而天旱穿

井數十丈泉不出墓處去淮五里荷擔遠汲困而不周彭號天自訴如此積日一旦大霧霧歇塼竈前忽生泉水鄉鄰助之者並嗟神異葬畢水便自竭

許昭先父母皆老病家無僮役竭力致養甘旨必從宗黨嘉其孝行

余齊人少有孝行為邑書吏父殖在家病亡信未至齊人謂人曰比肉痛心煩有如割截居常惶駭必有異故信尋至以父病報之四百餘里一日而至至門方知父

死號踊慟絶良久乃甦問父所遺言母曰汝父臨終恨不見汝齊人即曰相見何難於是號叫殯所須臾遂絶有司奏改其里為孝義里賜其母穀百斛

崔懷順父邪利為魏所獲懷順與妻房氏篤愛聞父見獲即日遣妻布衣蔬食如居喪禮歲時北向流涕邪利後仕魏書戒懷順不許如此懷順得書更號泣淮北入魏懷順因歸北至代都而邪利已卒懷順絶而復甦載喪還青州徒跣氷雪土氣寒酷而手足不傷時人以為

孝感

王虛之十三喪母三十三喪父二十五年鹽酢不入口病疾着牀忽有一人來問疾謂之曰君病尋差俄而不見病果尋差庭中楊梅樹隆冬三實又每夜所居有光如燭墓上橘樹一冬再實時人以為孝感所致時又有顧昌衍江柔之江軻並以篤孝知名

蕭叡明母病風積年沉臥叡明晝夜祈禱時寒下淚為之氷如筯額上叩頭血亦氷不流忽有人以小石函授

之此瘵夫人病愈明跪受之忽不見以函奉母函中惟有三寸絹丹書為日月字母服之即平復時又有鮮于文宗年七歲喪父父以種芋時亡至明年芋時對芋嗚咽如此終身

公孫僧遠居父喪至孝事母及伯父甚謹年饑僧遠省飡減食以養母

韓係伯事父母孝謹

孫淡事母至孝母疾不眠食以差為期母哀之後有疾

不使知也

華寶晉陵無錫人父豪戍長安寶年八歲臨別謂寶曰須我還當為汝上頭長安陷寶年至七十不婚冠或問之寶號慟彌日不忍答也同郡薛天生母遭艱菜食天生亦菜食母未免喪而死天生終身不食魚肉又同郡劉懷義與弟懷則年十歲遭父喪不衣絮帛不食鹽菜並表門閭

解叔謙母有疾叔謙夜于庭中稽顙祈福聞空中語云

此病得丁公藤為酒便差即訪醫及本草注皆無識者乃求訪至宜都郡遥見山中一老公伐木問其所用答曰此丁公藤療風尤驗叔謙便拜伏流涕具言來意此公愴然以四段與之并示以漬酒法叔謙受之顧視此人不復知處依法為酒母病即瘥時又有宗元卿庾震朱文濟匡昕魯康祚謝昌寓皆有素履而叔謙尤高元卿有至行蚤孤為祖母所養祖母病元卿在遠輒心痛大病則大痛小病則小痛以此為常鄉里號曰宗曾子

滕曇恭年五歲母楊氏患熱思食寒瓜土俗所不產曇
恭歷訪不能得銜悲哀切俄遇一桑門問其故曇恭具
以告桑門曰我有兩瓜分一相遺還以與母舉室驚異
尋訪桑門莫知所在及父母卒曇恭並水漿不入口者
旬日感慟嘔血絕而復甦隆冬不著繭絮蔬食終身每
至忌日思慕不自堪晝夜哀慟人號為滕曾子時有徐
普濟者居喪未葬而鄰家火起延及其舍普濟號慟伏
棺上以身蔽火鄰人往救之焚炙已悶絕累日方甦

韓靈敏早孤與兄靈珍並有孝性母尋又亡家貧無以營葬兄弟共種瓜朝採瓜子暮生已復遂辦凶事

張景仁父為同縣韋法所殺景仁時年八歲及長志在復仇遇法于公田渚手斬其首以祭父墓事竟詣郡自縛乞依刑法時簡文在鎮乃下教褒美原其罪下屬長蠲其一戶租調以旌孝行

賈恩少有志行母亡居喪過禮未葬為鄰火所逼恩及妻桓氏號哭奔救鄰近赴助棺櫬得免恩及栢俱燒死

有司奏改其里為孝義里

張昭字德明幼有至性父患消渇嗜鮮魚昭乃身自結網捕魚以供朝夕弟乾亦有至性及父卒兄弟並不衣綿帛不食鹽酢日惟食一升麥屑粥每一感慟必致歐血鄰里聞之皆為涕泣父服未終母陸氏又卒兄弟遂六年哀毀形容骨立家貧未得大葬遂布衣蔬食十有餘年杜門不出屛絶人事

王知元居家以孝聞及丁憂哀毀而卒詔改所居青苦

里為孝家里

剡縣小兒年八歲與母俱得赤斑病母死家人以小兒猶惡不令其知小兒疑之問云母嘗數問我病昨來覺聲羸今不復問何也因下牀扶匐至母尸側頓絶而死鄉鄰告之縣令宗善才求表廬事竟不行

北史樊遜祖琰父衡竝無官宦而衡性至孝喪父負土成墳植栢方數十畝朝夕號慕

楊引三歲喪父為叔所養母年九十二終引年七十五

哀毀過禮三年服畢恨不識父追服斬衰食粥麤服誓終身命經十三年哀慕不改郡縣州閭三百餘人上狀稱美有司奏宜旌賞復其一門

長孫慮母因飲酒其父真呵叱之誤以杖擊便即致死真為縣囚執處以重坐慮列辭上書云父母忿爭本無餘惡直以謬誤一朝橫禍今母喪未殯父命旦夕慮兄弟五人並沖幼慮身居長今年十五有一女弟向始四歲更相鞠養不能保全父若就刑交墜溝壑乞以身代

老父命使嬰弱衆孤得蒙存立尚書奏云慮于父為孝子于弟為仁兄尋情究狀特可矜感孝文帝詔特恕其父死罪以從遠流

孫益德其母為人所害益德童幼為母復讐還家哭于殯以待罪於縣官文明太后以其幼而孝決又不逃罪特免之

董洛生居父喪過禮詔遣秘書中散温紹伯奉璽書慰之令自抑割以全孝道又詔其宗親使相喻奬勿令有

滅性之譏

吴悉達兄弟三人年竝幼小父母為仇所殺四時號慕悲感鄉鄰及長報仇避地永安昆弟同居四十餘載閨門和睦讓逸競勞鄉里五百餘人詣州稱頌焉刺史以悉達兄弟行著鄉里版贈悉達父渤海太守悉達後欲改葬亡失墳墓推尋弗獲號哭之聲晝夜不止叫訴神祇忽于悉達足下地陷得父銘記因遷葬曾祖以下三世九喪傾盡資業不假于人哀感毁瘁有過初喪有司

奏聞標閭復役以彰孝義時有齊州人崔承宗其父于宋世仕漢中母喪因殯彼後青徐歸魏遂為隔絶承宗性至孝萬里投險偷路負喪還京師黄門侍郎孫惠蔚聞之曰吾于斯人見廉范之情矣於是弔贈盡禮如舊相識

王續生遭繼母憂居喪杖而後起及終禮制鬢髪墮落形體枯瘁有司奏聞宣武詔標旌門閭甄其徭役

李顯達父喪水漿不入口七日鬢髪墮落形體枯瘁

倉跋喪母水漿不入口五日吐血數升居憂毀瘠見稱州里有司奏聞孝武詔標門閭

張昇喪父飲水絕鹽哀毀過度形骸枯瘁骨立而已髪落殆盡聲聞鄉里盜賊不侵其閭州表以聞標其門閭

荆可性質樸容止有異于人能苦身勤力供養其母隨時甘旨終無匱乏母喪水漿不入口三日悲號擗踊絕而復甦者數四葬母之後遂廬于墓側晝夜悲哭負土成墳蓬髮不櫛菜食飲水而已然可家舊墓塋域極大

榛蕪至深去家十餘里而可獨宿其中與禽獸雜處哀感遠近邑里稱之可鄉人以可孝行足以勵風俗乃上言焉周文令州縣表異之及服終之後猶若居喪大冢宰晉公護聞可孝特引見焉護亦至孝其母閻氏没于敵境不測存亡每見可自傷久乖膝下而重可至性可卒後護猶思其純孝收可妻子于京城恒給其衣食

秦族祖白父雚竝有至性聞于閭里族性至孝事親竭力及父喪哀毀過禮每一慟哭酸感行路既以母在恒

抑割哀情以慰其母意四時珍羞未嘗匱乏與弟榮先復相友愛尋而其母又沒哭泣無時唯飲水食菜而已終喪之後猶蔬食不入房室二十許年邑人王元達等七十餘人上其狀有詔表其門閭榮先亦至孝遭父喪遂以毁卒邑里記其孝行周文嘉之乃下詔褒美

皇甫遐性純至少喪父事母以孝聞後遭母喪乃廬于墓側負土為墳晄夕勤力未嘗暫停積以歲年墳高數丈周迴五十餘步食粥枕土櫛風沐雨形容枯悴家人

不識當其營墓之初乃有鴟烏各一𨖚徊悲鳴不離墓側若助遐者經月餘日乃去遠近聞其至孝競以米麪遺之遐皆不受郡表上其狀有詔旌異之

張元性謙謹有孝行祖臥疾再周元恒隨祖所食多少衣冠不解旦夕扶持及祖沒號踊絶而復甦隨其父水漿不入口三日縣博士楊軌等二百餘人上其狀有詔表其門閭

田翼養母以孝聞其後母臥疾歲餘翼親易燥濕母食

則食母不食則不食母患暴痢翼謂中毒遂親嘗穢惡母終翼一慟而絶妻亦不勝哀而死鄉人共厚葬之

鈕因性至孝子士雄少質直孝友喪父廬于墓側負土成墳其庭前有槐樹先甚鬱茂及士雄居喪樹遂枯死服闋還宅死槐復榮隋文帝聞之歎其父子至孝下詔褒揚號其里為累德里

劉仕儁性至孝丁母喪絶而復蘇者數矣勺飲不入口者七日廬于墓側負土成墳列植松栢虎狼馴擾為之

取食隋文帝表其門閭
華秋幼喪父事母以孝聞家貧傭賃為養其母患疾秋容貌毀瘁鬢鬚盡改母終遂絶櫛沐髮盡禿落廬于墓側負土成墳有人欲助之者秋輒拜而止之郡縣大獵有一兔逐之奔入秋廬中匿秋膝下獵人至廬所異而免之自爾此兔常宿廬中馴其左右郡縣嘉其孝感具以狀聞降使勞問而表其門閭後羣盜起常往來廬之左右咸相誡曰勿犯孝子鄉賴秋全者甚衆

唐張士巖父病藥須鯉魚冬月氷合有獺銜魚至前得以供父父遂愈母病癰士巖吮血父亡廬墓有虎狼依之

焦懷肅母病每嘗其唾若味異輒悲號幾絶母終水漿不入口五日負土成墳廬守日一食杖然後起繼母沒亦如之

張進昭母患狐刺左手墮而終及殯進昭截左腕廬于墓

張志寛居父喪而毀州里稱之王君廓兵畧地不暴其閭倚全者百許姓後為里正忽詣縣稱母疾求急令問狀對曰母有疾志寛輒病是以知之令謂其妄繫于獄馳驗如言乃慰遣之母終負土成墳手蒔松栢高祖遣使者就弔拜員外散騎常侍賜物四十段表其閭

王少元父隋末死亂兵遺腹生少元甫十歲問父所在即哀泣求尸時野中白骨覆壓或曰以子血漬而滲者父胔也少元鑱膚閱旬而獲遂以葬創甚彌年乃興貞

觀中州言狀拜徐王府參軍
程袁師母病十旬不褫帶藥不嘗不進代弟戍洛州母終聞訃日走二百里因負土築墳號癯人不復識改葬曾祖以來閱二十年乃畢常有白猴黃蛇馴墓左每哭羣鳥鳴翔
梁文貞少從軍守邊逮還親巳亡自傷不得養即穿壙為門晨夕汛掃廬墓左喑默三十年家人有所問畫文以對會官改新道出文貞廬前行旅見之皆為流涕有

甘露降塋木白兔馴擾縣令刋石紀之刺史表文貞孝絶倫詔付史官

張琇父審素為嶲州都督有陳纂仁者誣其冒戰級私庸兵明皇詔監察御史楊汪即按纂仁復告審素與總管董堂禮謀反汪遂當審素實反斬之沒其家琇與兄瑝尚幼徙嶺南久之逃還汪更名萬頃瑝時年十三琇少二歲夜狙萬頃于魏王池瑝斫其馬萬頃驚不及鬭為琇所殺條所以殺萬頃狀繫于斧奔江南將殺構父

罪者然後詣有司吏捕以聞張九齡等稱其孝烈宜貸死裴耀卿等陳不可帝亦謂孝子者義不顧命殺之可成其志赦之則虧律凡為子孰不願孝轉相仇殺遂無已時卒用耀卿議臨刑賜食瑝不能進琇色自若曰下見先人復何恨人莫不閔之太宗時有王君操父隋末為鄉人李君則所殺亡命去時君操尚幼至貞觀時朝代更易而君操窶孤仇家無所憚詣州自言君操密挾刃殺之刳其心肝噉立盡趨告刺史曰父死凶手歷二

十年不克報乃今刷憤願歸死有司州上狀帝為貸死

高宗時趙師舉父為人殺師舉幼母改嫁仇家不疑師舉長為人傭夜讀書久之手殺仇人詣官自陳帝原之

永徽初同蹄智壽父為族人所害智壽與弟智爽候諸塗擊殺之相率歸有司爭為首有司不能決者三年或言弟始謀乃論死臨刑曰讐已報死不恨智壽自投地委頓身無完膚舐智爽血盡乃已見者傷之武后時下邽人徐元慶父爽為縣尉趙師韞所殺元慶變姓名為

驛家保久之師韞以御史舍亭下元慶手殺之自囚詣官后欲赦死從左拾遺陳子昂議正國典寘之以刑然後旌閭墓後梆宗元駁之憲宗時余安常父叔皆為里人謝全所殺安常八歲已能謀復仇十有七年卒殺全抵死又梁悅父為秦果所殺悅殺仇詣縣請罪詔曰在禮父讐不同天而法殺人必死二說異焉下尚書省議韓愈以為復讐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殺之與赦不可一宜定其制有復父讐者事發具其事下尚書省集議

酗處有詔以悅申宂請罪詣公門流循州穆宗世康買得年十四父憲責錢于張莅莅醉拉憲危死買得以莅趫悍度救不足解則舉鍤擊其首三日莅死刑部侍郎孫革建言買得救父難不為暴度不解而擊不為凶先王制刑必先父子之親春秋原心定罪周書諸罰有權買得孝性天至宜賜矜宥有詔減死

許法慎甫三歲時母病不飲乳慘慘有憂色或以珍餌詭悅之輒不食還以進母後親喪常廬于塋有甘露降

嘉禾靈芝木連理白兎之祥天寶中表異其閭
陳饒奴年十二親併亡窶弱居喪又歳饑或教其分弟
妹可全性命饒奴流涕身丐訴相全養刺史李復異之
給資儲署其門曰孝友童子
王博武會昌中侍母至廣州及沙涌口暴風溺死博武
自投于水節度使盧貞俾吏沉罟獲二屍焉乃葬之表
其墓曰孝子墓
章全益少孤為兄全啟所鞠母病全啟刲股膳母而愈

及全啟亡全益服斬衰斷手一指以報不畜妻僮僕處一室賣藥自業居成都四十年號章孝子卒年九十八

潘師正少喪母廬墓以孝聞事王遠知為道士

宋李璘晉開運末有陳友者乘亂殺璘父及家屬三人乾德初璘隸殿前散祗候友為軍小校相遇于京師璘手刃殺友不逭去自言復父讐太祖壯而釋之

甄婆兒母劉與同里人董知政忿競知政擊殺劉氏婆兒始十歲後數年稍長大悲泣曰大讐不報何用生為

袖斧往見知政斫其腦殺之太宗嘉其能復母讐特貸焉

劉孝忠母病經三年孝忠割股肉斷左乳以食母母病心痛劇孝忠然火掌中代母受痛母尋愈後數歲母死孝忠傭為富家奴得錢以葬

羅居通母死廬墓三年有甘露降墳樹芝草生其旁

黄德輿大中祥符初葬父母負土成墳甘泉涌其側

邢神留父超通官祖里胥督租與超鬬超毆里胥死神

酉年十六詣吏求代父死縣以聞特詔減死

沈正父端拱初為屯田院衙官凶暴無賴使酒毆平人死正中塗見父恐懼述其故正郎號呼就毆其屍廵警者捕送官獄具怡然就死聞者悲之

陳偘五世同居事母至孝

郭琮幼喪父事母極恭順娶妻有子移居母室凡母之所欲必親奉之居常不過中食絕飲酒茹葷者三十年以祈母壽母年百歲耳目不衰飲食不減鄉里異之母

無疾而終琮哀號幾滅性

李瓊以鬻繒為業事母孝夜常十餘起省母母喜食時新瓊百方求市得必十倍酬其直

朱泰湖州武康人家貧鬻薪養母常適數十里外易甘旨以奉母泰服食麤糲戒妻子常候母色一日雞初鳴入山及明憩于山足遇虎搏攫負之而去泰尚瞑眩行百餘步忽稍醒厲聲曰虎為暴食我所恨母無託爾虎忽棄泰于地走不顧如人疾驅狀泰匍匐而歸母扶持

以泣泰亦彊舉動不踰月如故鄉里聞其孝感率金帛遺之里人目為朱虎殘

陳思道江陰人喪父事母兄以孝悌聞鬻醯市側以給晨夕母病思道衣不解帶者數月雙目瘡爛飲食隨母多少母喪水漿不入口七日既葬哀鬻醯之利得錢十萬奉其兄結廬墓側日夜悲慟其妻時攜兒女詣之拒不與見

劉斌定州人父加友端拱中為從弟志元所殺斌兄弟

尚幼從母改適人母嘗戒之曰爾等長必復父仇景德中斌兄弟挾刃伺志元于道刺之不得即詣吏自陳州具獄上請詔志元黥面配隸汝州釋斌等罪

龎天祐江陵人父疾割股肉食之疾愈又復病目喪明天祐號泣祈天舐之父年八十餘大中祥符四年卒天祐負土成墳結廬其側晝夜號不絶聲

李玭大名宗城人性篤孝力耕以事母母卒讓田與其弟堅遂廬于葬所晝夜號泣負土築墳高丈餘又以二

代及諸族父母藁葬者盡禮築之凡三年成六墳皆丈餘不食肉衣帛不預人事皇皇然唯恐築之不及墳成復留守墳三年常令兄之子賣藥以自給年六十餘足未嘗入縣門鄉人目為李孝子

侯義應天府楚邱人貧無產傭田以事母里人有葬其親而遽返者義母過其冢泣謂義曰我死其若是乎義乃感激自誓而不欲言但慰其母曰勿悲義必不爾咸平中母卒義力自辦葬不掩墳壙晝則負土築墳夜則

慟哭柩側妻子困匱不給田主曹氏哀憐之資以饘糧

文漸資陽人年七十持母喪既葬廬墓側負土成墳蓬首垢面三時號泣哀毀瘠甚白蛇貍兔擾其旁白雀白烏日集于壠木五色雀至萬餘回翔悲鳴若助哀者鄉人句文鼎自娶婦即與父母離居覩漸至行深自按責號慟而歸孝養盡至鄉閭觀感而化者甚衆

鄧宗古簡州陽安人父死自培土為墳廬其側晨夕號慟甘露降于墓木里中號為鄧孝子

沈宣汝州梁人母亡既葬不塞墓門三十有六月晝負土夜㨋棺而卧為墳廣百尺

趙伯深父子佪宣和間為棣州兵官屬會兵動燕雲子佪被檄往塞上伯深時尚㓜與其母張留居棣州既而金人渡河伯深母子相失子佪亦隔絶建炎二年始得南歸子佪卒伯深訪尋其母二十餘年一日聞在瀘南伯深徒步入蜀間關累年紹興二十一年乃得其母相持號泣哀感行路會𢡟在夔州時詩以美其孝

李壽吉水人與弟衡生同乳二歲喪母十歲喪父兄弟每以不逮事親為恨政和中改葬其母于楊山負土成墳廬于墓側未幾廬所産木一本兩幹高丈許復合于一至其末乃分兩幹五枝鄉人以為瑞有揚芾者亦同縣人性至孝歸必市酒肉以奉二親未嘗及妻子紹興五年大饑為親負米百里外遇盜奪之不與盜欲兵之芾慟曰吾為親負米不食三日矣幸哀我盜義而釋之申世寧信州鉛山人紹興六年潘逵兵襲鉛山父愈年

七十未及出戶遇賊賊意其有藏金欲殺之世寧年未冠亟引頭願代父死賊感其孝兩全之

王珠吉州龍泉人以孝謹聞建炎間居父憂芝數本生墓側倒植竹以為杖復生枝葉紹興間再罹母喪復有雙竹靈芝之祥

金世宗時有伊喇額哩也者契丹人也有一妻一妾妻之子六妾之子四妻死其六子廬墓下更宿守之妾之子皆曰是嫡母也我輩獨不當守墳墓乎于是亦更宿

焉三歲如一上因獵過而問之賜錢五百萬仍令縣官積錢于市以示縣民然後給之以為孝子之勸
陳顏衛州汲縣人世業農父光宋季擢武舉第調壽陽尉未赴值金兵取汴光病圍城中顏間關渡河徃省其毋因扶疾北歸光家奴謀良不可誣告光與賊殺人光繫獄榜掠不勝因自誣服顏詣郡請代父死太守哀之不敢決適帥臣至郡以其狀白帥曰此真孝子也遂併釋之天會七年詔旌表其門閭

劉政治州人性篤孝母老喪明政每以舌舐母目逾旬母能視物母疾晝夜侍側衣不解帶刲股肉啖之者再三母死負土起墳鄉鄰欲佐其勞政謝之葬之日飛鳥哀鳴翔集樹木間廬于墓側者三年

元王閏父素多貲既老盡廢之不甘淡薄每食必須魚肉閏朝夕勤苦入市營奉無闕父性復乖戾閏左右承順甚得其歡心父常臥疾夜燃常明燈室中火延籬壁間閏聞驚起馳救烟燄蔽寢閏突入解衣蒙父抱而出

肌體灼爛而父無少傷

郭道卿四世祖義重至孝宋紹興間詔旌之鄉里為立孝子祠至元初盜起居人竄匿道卿與弟佐卿獨守孝子祠不忍去遂俱被執兄弟爭請代死盜相顧曰汝孝門兄弟若此吾何忍害兩釋之道卿嘗病疝危甚子廷煒憂瘁扶護一夕髮盡白

郭格根父寧為欽察先鋒使首領官戍大良平宋將史太尉來攻夜陷大良平寧全家被俘史將殺寧格根年

五歲告史曰勿殺我父當殺我史驚問寧曰是兒幾歲耶寧曰五歲史曰五歲兒能為是言吾當全汝家即以騎送寧等往合州道遇國兵騎驚散寧家俱得還御史以聞命旌之

孔全居父成喪盡哀廬墓左負土為墳日六十肩風雨有虧俟霽則補之三年起墳廣一畝高三丈餘

張子夔父喪每夜半以背負土肘膝行地匍匐至葬所篩細土為墳

陳乞兒年九歲母喪哀毀親負土為墳高一丈廣六十步人憫其幼欲助之則泣拜而辭

胡光遠母喪廬墓一夕夢母欲食魚晨起號天將求魚以祭見生魚五尾列墓前俱有嚙痕鄰里驚異方共聚觀有獺出草中浮水去衆知是獺所獻以狀聞于官表其閭

龎遵母病腫三年不能起忽思食魚遵求于市不得歸途歎恨忽有鯉躍入其舟作炙以獻母悅病痊

陳韶孫番禺人父瀏以罪流肇州韶孫年十歲不忍父遠謫朝夕號泣願從父不能奪遂與俱往跋涉萬里不憚勞苦道遇遼陽平章克楚見而憫焉語之曰天子寬仁罰不及嗣邊地苦寒非汝所堪吾返汝故鄉汝願之乎韶孫曰旣不能以身代父當死生以之歸非所願也克楚驚異以錢賞之瀏死韶孫哀慟見者皆為之泣下肇州百戶府以聞命還鄉里仍旌異之

羊仁廬江人至元初阿珠兵南下仁家為所掠父被殺

母及兄弟皆散去仁年七歲賣為汴人李子安家奴力作二十餘年子安憐之縱為良仁蹤蹟得母于潁州蒙古軍達海家兄于睢州蒙古軍約尼家弟于邯鄲蘇達家皆為役尚無恙乃徧懇親故貸得鈔百錠歷詣諸家求贖之經營百計更六年乃得遂大小二十餘口復聚居為良孝友甚篤鄉里美之

趙一德新建人元兵南伐被俘至燕為鄭畱守家奴歷事三世號忠幹至大元年一德拜請于其主鄭阿斯爾

及其母潭國太夫人曰一德自去父母得全生依門下者三十餘年矣故鄉萬里未獲歸省雖思慕刻骨未嘗敢言今父母已老脫有不幸則永為天地間罪人矣因伏地涕泣不能起阿斯爾母子皆感動許之歸期一歲而返一德至家父兄已沒惟母在年八十餘一德卜地葬二柩畢欲少留事母懼得罪如期還燕阿斯爾母子嘆曰彼賤隸乃能是吾可不成其孝乎即裂券縱為良一德將辭歸會阿斯爾以寃被誅詔簿錄其家羣奴各

亡去一德獨奮曰主家有難吾忍同路人耶即留不去詣中書訴枉狀得昭雪還其故籍太夫人勞一德曰疾風勁草于汝見之何以報汝因分美田廬遺之一德謝曰非有利于是也重哀吾主無罪而受戮故留以報主今老母八十餘得歸侍養主之賜已厚矣何以田廬為遂不受而去

王薦性孝父嘗疾甚薦夜禱于天願減已年益父壽父絶而復甦告其友曰適有神人黄衣紅帕首恍惚語我

曰汝子孝上帝命錫汝十二齡疾遂愈後果十二年而卒母沈氏病渴語薦曰得瓜以啖我渴可止時冬月求于鄉不得行至深奥嶺值大雪薦避雪樹下思母病仰天而哭忽見巖石間青蔓離披有二瓜焉因摘歸奉母母食之渴頓止

郭全幼喪母哀感如成人及壯父庭玉又卒居廬三載啜粥面墨事繼母唐古氏甚孝唐古氏生四子皆幼全躬耕以養既長娶婦各求分財異居全不能止凡田廬

器物悉自取朽弊者奉唐古氏以居甘旨無乏唐古氏

卒全年六十餘哀痛毀瘠廬其墓終喪

尹莘至治初遊學京師忽夢母疾心怪之馳歸母已亡

居廬蔬食哀毀骨立每雞鳴而起手治祭饌詣墓所哭

奠之風雪不廢父輔臣常病疫莘侍奉湯藥衣不解帶

嘗其糞以驗差劇夜則禱于天曰莘母亡不能見父病

不能治為人子若此何以自立於世願死以代父命數

日愈鄉里嗟異之

劉通家貧業農母卜氏好聲樂每貶使者以簫鼓至門必令娛侍或自歌舞以悦母心卜氏目失明通誓斷酒肉禱之三十年不懈卜氏年八十五忽復明

張恭以兵部符署鷹房府案牘親老辭歸侍養懇理先墓身負水灌松栢父喪過哀侍母馮氏尤謹歲凶恭夫婦采野菜為食而營奉甘旨無乏母有疾恭手除溷穢喂哺飲食且嘗糞以驗疾勢天歷初西兵至河南居民悉竄恭守視母病項中一劒不去母驚悸而歿恭居喪

盡禮人稱孝焉

王庸事母李氏以孝聞母有疾庸夜禱北辰至叩頭出血母疾遂愈及母卒哀毀幾絶露處墓前旦夕悲號一夕雷雨暴至鄰人持寢席往欲蔽之見庸所坐臥之地獨不霑濕咸嘆異而去

黄贇父君道延祐間求宦京師留贇江南時贇年幼及既長聞其父娶後妻居永平乃往省之則父歿已三年矣庶母聞贇來盡挾其貲去更嫁拒不見贇贇號哭謂人

曰吾之來為省吾父也今不幸吾父已歿思奉其柩歸而窆之莫知其墓茍得見庶母示以葬所死不恨矣尚忍利遺財耶久之聞庶母居海濵亟裹糧往庶母復拒之三日不納庶母之弟憐之與偕至永平屬縣樂亭求父墓又弗得贇哭禱于神一夕夢老父以杖指葬處曰見片磚即可得明日就其地求之庶母之弟曰眞是已殮時有某物可驗啟朽棺得父骨以歸

劉琦生二歲而母劉氏遭亂陷于兵琦獨事其父稍長

思其母不置常歎曰人皆有母而我獨無輒歔欷泣下及冠請于父往求其母遍歷河之南北淮之東西數歲不得後求得于池州之貴池迎以歸養其後十五年而父歿又三年而母歿終喪猶蔬食

陸思孝山陰樵者性至孝母老病痢思孝醫禱久之不效方欲封股肉為糜以進忽夢寐間恍若有神人者授以藥劑思孝得而異之即以奉母其疾遂愈

姜兼七歲而孤與二兄養母至孝母死兼哀慕幾絶旣

葬獨居墓下朝夕哭奠寂焉荒山中躬自樵爨蔬食飲水一衰麻寒暑不易同里陳氏戴氏子不能事其父母聞兼之行慙感而悔皆迎養焉

曾德宗聖公五十七代孫母早亡父仲祥再娶左氏仲祥遊襄陽樂其土俗因攜左氏家焉亂兵陷襄陽遂失左氏德遍往南土求之五年乃得于廣海間奉迎以歸孝養甚至

靳冔凡榮為奎章閣承制學士奉母王氏官于朝母殁

昺與兄護喪還家至平定大雷雨流水驟至昺伏柩上榮呼之避水昺不忍舍去遂為水所漂沒後得王氏柩于三里外得昺屍于五里外詔賜孝子靳昺碑

史彥斌嗜學有孝行至正十四年河溢金鄉魚臺墳墓多壞彥斌母卒慮有後患乃為厚棺刻銘曰邳州沙河店史彥斌母柩仍以四鐵環釘上然後葬明年墓果為水所漂彥斌縛草為人置水中仰天呼曰母棺被水不知其處願天矜憐哀子之心假此芻靈指示母棺言訖

涕泣橫流乃乗舟隨草人取之經十餘日行三百里草人止桑林中視之母柩在焉載歸復葬之

魏敬益性至孝居母喪哀毀骨立有田僅十六頃一日語其子曰自吾買四莊村之田十頃環其村之民皆不能自給吾深憫焉今將以田歸其人汝謹守餘田可無餒也乃呼四莊村民諭之曰吾買若等業使君等貧不聊生有親無以養吾之不仁甚矣請以田歸若等衆聞皆愕眙不敢受強與之乃受而言之有司有司以聞丞

相賀太平曰世乃有斯人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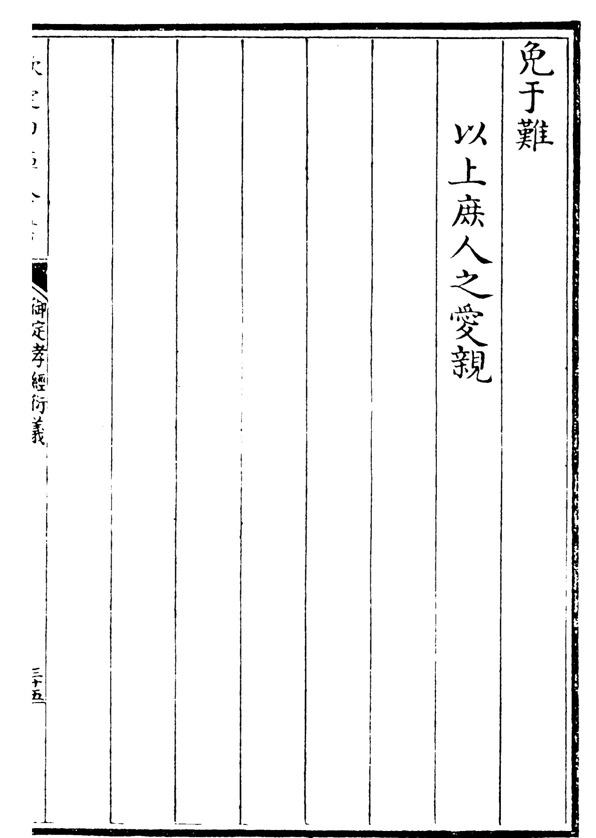
臣按敬益憫村民之有親無以養而折券以歸其業眞可謂頴封人之錫類也賢矣哉

湯霖早喪父事母至孝母常病熱更數醫弗能效母不肯飲藥曰惟得氷吾疾乃可愈爾時天氣甚燠霖求氷不得累日號哭于池上忽聞池中戞戞有聲拭淚視之乃氷澌也亟取以奉母其疾果愈

王克己父伯通歿克己負土築墳廬于墓側貊高縱兵

暴掠縣民皆逃竄克已獨守墓不去家人呼之避兵克已曰吾誓守墓三年以報吾親雖死不可棄也遂不去俄而兵至見其身衣衰絰形容憔悴曰此孝子也遂不忍害竟終喪而歸

劉思敬事其繼母杜氏沙氏孝養之至無異親母父年八十兩目俱喪明會亂兵剽掠其鄉思敬負父避于巖穴中有兵至欲殺思敬思敬泣言曰我父老矣又無目我死不足惜使我父何依乎兵憐其孝不忍殺父子皆



免于難

以上庶人之愛親

御定孝經衍義卷九十六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張曾溶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九十七八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 御定孝經衍義卷九十七

## 庶人之孝

### 敬親

魏鮑出少游俠興平中三輔亂出與母兄弟五人家居本縣以饑餓留其母守舍相將行採蓬實合得數升使其二兄初雅及其弟成持歸為母作食獨與小弟在後採蓬初等到家而噉人賊數十人已略其母以繩貫其

手驅去初等怖恐不敢追逐須臾出從後到知母為賊所略欲追賊兄弟皆云賊衆當如何出怒曰有母而使賊衆貫其手將去煮啗之用活何為乃攘臂結袵獨追之行數里及賊賊望見出乃共布列待之出到斫賊四五人賊走復合聚圍出出跳越圍斫之又殺十餘人時賊分布驅出母前去賊連擊出不勝乃走與前輩合出復追擊之還見其母與比舍嫗同貫相連出復奮擊賊賊問出曰卿欲何得出責數賊指其母以示之賊乃解

母還出比舍嫗獨不解遥望出求哀出復斫賊賊謂出曰已還卿母何為不止出又指求哀嫗此我嫂也賊復解還之出得母還遂相扶侍客南陽建安五年閩中始開出来北歸而其母不能步行兄弟欲共輿之出以輿車歷山險危不如負之安穩乃以籠盛其母獨自負之到鄉里鄉里士大夫嘉其孝烈欲薦州郡辟召出出曰田民不堪冠帶至青龍中母年百餘歲乃終出時年七十餘行喪如禮

臣按出以筋力既衰之年而行喪如禮惟其有至愛是以有恒敬也

晉孟陋少孤喪母毀瘠殆于滅性不飲酒食肉十有餘年親族迭謂之曰少孤誰無父母誰有父母聖人制禮令賢者俯就不肖企及若使毀性無嗣更為不孝也陋感此言然後從吉

臣按孟陋居喪過禮幾於滅性無後不遠而復可謂敬也

孫法宗父隨孫恩入海澨被害屍骸不收母兄並餓死單身勤苦霜行草宿營辦棺槨造立冢墓送葬母兄儉而有禮以父屍不測入海尋求見枯骨則刻肉灌血臂脛無完皮血脉枯竭終不能逢遂衰絰終身常居墓所山禽野獸皆悉馴附

臣按經言禮者敬而已矣故凡史之言有禮盡禮當禮皆錄於敬之條法宗求父屍不得衰絰終身又不得為過于禮也

南史賈恩少有志行母亡居喪過禮未葬為隣火所逼恩及妻柏氏號哭奔救鄰近赴助棺櫬得免恩及柏俱燒死有司奏改其里為孝義里

郭世通年十四喪父居喪殆不勝哀家貧傭力以養繼母婦生一男夫妻恐廢侍養乃垂泣瘞之母亡負土成墳親戚或共賻助微有所受葬畢傭賃還先直服除後思慕終身如喪者未嘗釋衣帽仁孝之風行於鄉黨文帝嘉之敕榜表門閭蠲其租調改所居獨楓里為孝行

里子原平又稟至行養親必以力傭賃以給供養主人設食原平自以家貧父母不辦有肴味唯飱鹽飯而已若家無食則虛中竟日義不獨飽須日暮作畢受直歸家於里糴然後舉爨父篤疾彌年原平衣不解帶口不食鹽菜者跨積寒暑又未嘗睡卧父亡哭踊慟絶數日方甦以爲奉終之義情禮自畢塋壙凶功不欲假人本雖巧而不解作墓乃訪邑中有營墓者爲人運力經時展勤久乃閑習窀穸之事儉而當禮及父喪終自起兩

間小屋以為祠堂每至節歳哀思絶飲粥父服除後不復食肉及母終毀瘠彌甚僅乃免喪墓前有數畆田不屬原平每至農月耕恒祼袒原平不欲使人慢其墳墓乃貿家資貴買此田三農之月輒束帶垂泣躬自耕墾

王文殊父沒魏文殊思慕泣血終身蔬食不衣帛服麻緼而巳不婚不交人物立小屋於縣西端拱其中歳時伏臘月朔十五未嘗不北望長悲如此三十餘年表所居為孝行里

陶子鏘母終居喪盡禮與范雲鄰雲每聞其哭聲必動容改色欲相申薦會雲卒初子鏘母嗜蓴母沒後恒以供奠梁武義師初至此年冬營蓴不得子鏘痛恨慟哭而絶久之乃甦遂長斷蓴味

北史犄氏縣人令狐仕兄弟四人早喪父泣慕十載奉養其母孝著鄉邑力田積粟博施不已又河東郡人楊風等七百五十人列稱樂戶皇甫奴兄弟雖沉屈兵伍而操尚彌高奉養繼母甚著恭孝之稱又東郡黄縣人

董吐渾兄弟事親至孝三世同居閨門有禮景明初畿內大使王凝奏請標異詔從之

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東安王永樂隋大使梁子恭躬慰撫表其門髙宗有事泰山臨幸其居問本末書忍字以對天子為流涕賜縑帛而去

臣按聚族同居即古宗法之遺意禮之所取也葢必有肅肅怵怵之心而後能忍也歟

沈季詮少孤事母孝未嘗與人爭皆以為怯季詮曰吾

怯乎為人子者可遺憂於親乎哉貞觀中侍母渡江遇
暴風母溺死李詮號呼投江中少選持母臂浮出水上
都督謝叔方具禮祭而葬之
徐孝肅事親以孝聞雖在幼小宗黨閭每有争訟皆至
孝肅所平論短者無不引咎而退孝肅早孤不識父及
長問其母父狀因畫工圖其形構廟置之而定省焉朔
望享祭養母至孝母老疾孝肅親易燥濕憂悴數年見
者莫不悲悼母終孝肅茹蔬飲水盛冬单縗毀瘠骨立

祖父母父母皆負土成墳廬於墓所奕世稱孝焉
宋許唐父信世家薊州以財雄邊郡後唐之季唐知契
丹將擾邊白其父曰苟不即去且為所虜矣信不樂他
徙唐遂潛齎百金而南未幾晉祖革命果以燕薊賂契
丹唐歸路遂絶卜居睢陽娶李氏女生驤郡人戚同文
以經術聚徒唐携驤詣之且曰唐頃者不辭父母死有
餘恨今拜先生即吾父矣又自念不學思教子以興家
緒此子雖幼願先生成之

臣按唐之不辭父母而南誠有餘責然其自知痛恨思教子以興宗緒其志有足矜者驟後詰貢舉與吕蒙正齊名歷官雖無他才略而人以重厚長者稱之唐之能教其子庶幾能敬其親者與

姚宗明河中永樂人十世祖栖雲當唐貞元中調卒戍邊栖雲之父語其兄曰兄嗣未立可無往某幸有子請代兄行遂戰歿塞上時栖雲方三歲其母再嫁栖雲養於伯母既長事伯母如其母伯母亡栖雲塟之又招魂

塋其父痛其父死於邊乃廬於墓次終身哀慕不衰河中尹渾瑊上其事詔加優䘏表其門名其鄉曰孝悌社曰節義里曰敬愛栖雲生岳岳生君儒君儒生師正自岳至師正四世廬墓五世孫曰厚六世曰雅七世曰文八世曰敬眞九世曰直十世曰宗明當慶歷初有司以姚氏十世同居聞於朝仁宗詔復其家十一世孫用和十二世孫士明十三世孫德自宗明至德又三世自慶歷以後又五十餘年而其宗孝睦不替姚氏世為農無

為學者家不甚富有田數十頃聚族百餘人子孫躬事農桑僅給衣食歷三百餘年無異辭者經唐末五代兵戈亂離而子孫保守墳墓骨肉不相離散求之天下未或有焉

臣按史氏紀累世同居者多有不能悉載唐張公藝其最著矣然未若姚氏之盛其世次皆可考又業農不仕合於經文用天道因地利之義洊更離亂不墜其家也宜哉

陳旭家孝友儉讓近於淳古太宗嘗對近臣言之叅知政事張洎對曰旭宗族千餘口世守家法孝謹不衰閨門之内肅於公府上為之歎息

顧忻十歲喪父以母病葷辛不入口者十載雞鳴具冠帶率妻子詣母室問所欲如此五十年未嘗離左右

成象渠州流江人以詩書訓授里中事父母以孝聞淳化中李順盜據郡縣象父母驚悸而死燼骨寄浮圖舍象號泣營葬廬於墓側以衰服襟袂篩土於墳上日三

斗每慟聞者悽慘未嘗食肉衣帛或賻之亦不受虎豹環廬而卧象無畏色鸞百餘集廬中禾生墓側吐九穗服終猶未還家制禮者為書以諭之遂歸教授遠近目為成孝子

臣按象過禮而復可謂曰敬

苟與齡滁州来安人志尚高潔事其親生養死葬力竭而禮盡鄉黨稱之母沒廬墓前有芝十九莖生於墓亭

顏詡唐太師真卿之後詡少孤兄弟數人事繼母以孝

閧一門千指家法嚴肅男女異序少長輯睦匜架無主廚饌不異義居數十年終日怡愉家人不見其喜愠蘇慶文臺亨皆夏縣人慶文事父母以孝聞母少寡慶文懼其妻不能敬事每戒之曰汝事吾母少不謹必逐汝妻奉教母得安其室終身亨工畫元豐中朝廷脩景靈宮調天下畫工詣京師選試其優者待詔翰林畀以官祿亨名第一以父母固辭歸養閭里賢之

臣按慶文之戒其妻益凱風寒泉之思其辭肅肅

悚悚誠敬心之發也亨盡工乃能辭歸養亦達於

禮者

仰忻温州永嘉人力學以篤行稱年五十餘執母喪盡

孝禮躬自負土廬於墓側有慈烏白竹之瑞

遼蕭斡哩雅布父母早喪鞠於祖父烏爾古納性孝悌年十

三烏爾古納卒自以早失怙恃復遭祖喪哀毁踰禮嘗謂

人曰我於親不得終養今誰為訓者茍不自勉何以報

鞠育恩自是力學於文藝無不精

金孟興早喪父事母孝謹母歿喪葬盡禮事兄如事其父明昌三年詔賜帛十疋粟二十石

韓不疑以父死非命父王官節度副使被誣死誓不祿仕藏其父臨終時手書云此去冥路吾心浩然剛直之氣必不下沉兒可無慮世亂時艱努力自護幽明雖異寧不見爾讀者惻然

元蕭道壽母年八十餘事養盡禮每旦候母起夫婦親侍盥櫛日三飯必待母食然後退就食至夕必待母寢

然後退就寢出外必以告母許乃敢出母或怒欲罰之
道壽自進杖伏地以受杖及母命起乃起起復再拜謝
違教拱立左右俟色喜乃退
尹夢龍母喪負土為墳結廬居其側手書孝經千餘卷
散鄉人讀之有羣鳥集其冢樹
樊淵幼失父事母篤孝至元十二年奉母避兵茅山兵
至欲殺其母淵抱母號哭以身代死兵兩釋之三十年
江東廉訪使辟為吏母亡發喪哀感行路服闋奉神主

事之起居飲食十年如平生臺憲交薦淵不忍去墳墓終不起

王思聰素力田農隙則教諸生得束脩以養親母喪盡哀父繼娶母楊氏事之如所生以家多幼稚侵父食別築室曰養老堂奉之朝夕定省愈久不怠父嘗病劇思聰憂甚拜祈於天額膝皆成瘡得神泉飲之愈後復失明思聰舐之即能視

齊齊(齊)桓古思氏幼喪父事母篤孝稍壯母歿慟哭頓絕

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既塟居喪有禮每節序祭祀哭泣常如袒括時年四十餘思慕猶如孩童每見人父母則嗚咽流涕人問其故曰人皆有父母我獨無是以泣耳

鄭大和浦江人方正不奉浮屠老子教冠婚喪塟必稽朱熹家禮而行執親喪哀甚三年不御酒肉子孫從化皆孝謹

訾汝道父興卒居喪以孝聞母高氏治家嚴汝道承順甚恭母嘗寢疾晝夜不去側一日母屏人授以金珠若

干曰汝素孝室無私蓄我一旦不諱此物非汝有矣可善藏之毋令他兄弟知也汝道泣拜曰吾父母起艱難成家業今田宅牛羊已多汝道恨無以報大恩尚敢受此以重不孝之罪乎竟辭之母卒哀毁終喪不御酒肉性尤友愛二弟將析居汝道悉以美田廬讓之二弟早逝撫諸孤如己子

臣按汝道不私受母授金珠真乃不欺暗室其為敬不在拜伏擎跪之跡也

王士弘父摶有疾士弘傾家背求醫見醫即拜遍禱諸神叩頟成瘡父歿哀毀盡禮廬墓三年足未嘗至家廬墓上奇鵲来巢飛鳥翔集與士弘親近若相狎然衆咸異之終喪復建祠於塋前朔望必往奠祭雖風雨不廢也

祝公榮隱居養親事母甚孝母歿居喪盡禮竈突失火公榮力不能救乃伏柩悲哭其火自滅鄉里異之塑二親象於堂朝夕事之如事生焉

高必達建昌人五歲時父明大忽棄家遠遊莫知所適必達既長晝夜哀慕乃娶妻以養母而歷往四方求其父十餘年不得見心愈悲忽傳黄縣全真道院有虚明子者學道三十年矣本姓高氏建昌人也隱姓名為道人云必達詢問知為父即往拜之具言家世及已之所生歲月大父母之喪塟始末因哀號叩頭不已虚明猶瞋坐不顧久之乍曰我非爾父不去何為必達留侍左右不少懈辭氣哀惻可矜其徒謂虚明曰師有子如此

忍弗歸乎虛明不得已乃還家必逹孝養篤至鄉里稱之

黄道賢適母唐無子道賢在襁褓而生母蘇以疾去既長思念生母屢請於父得召之歸道賢竭力養二母得其歡心父病篤道賢晝夜奉湯藥不離膝下遍求良醫莫効乃夜禱於天願減己一紀之算以益父壽其父遂愈至元統二年乃殁果符一紀之壽道賢居喪盡禮負土築墳廬於墓側蔬食終制

以上庶人之敬親



御定孝經衍義卷九十七